

## 編者導言

資訊科技在這十數年間迅速發展，由電腦網絡產生的虛擬世界，輔以智能電話的普及、數據傳輸速度的提升，再加上社交媒體所建構的平台，令我們的生活跟昔日有很大的變化。

一件突發事件給途人以智能電話攝錄下來，不消一會被放在社交媒體上傳開去，在不足一小時內已經可以讓身處不同國家地域的人接收到，這是現代對「天涯若比鄰」的演繹。

教牧同工置身於這個新的領域中，除了適應變化外，還得探究網絡世界對牧養工作的幫助和需要思考的課題！這是本院第十屆「週年牧養研討會」主題「新網中人 — 網絡與牧養」背後的構思。

我們深感榮幸得到馮應謙教授（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概允擔任大會主題講員，並以「#we\_have\_iPhone #do\_we\_need\_eGod?」為題演講。他以親身跟青少年接觸的經驗作為起始，讓我們了解如何通過電腦網絡聯繫青少年，並需要注意三個「I」：Interaction, Immediacy, Interdependence.

回應主題演講的兩位講員在青少年工作或牧養工作上也有豐富經驗。謝可儀小姐以「善用科技網絡傳福音」為題作回應，而胡志偉牧師則以「『虛實整合』的網絡牧養」為題作回應。

由於電腦網絡的普及使用也算是新興事物，故此不少同工在應用此新技術時也感像「摸著石頭過河」，難以判斷所作的是否合適。有見及此，我們邀請不同的同工分享他們的經驗，盼望能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

我們先從科技發展的層面作開始。黃岳永先生和俞真先生也是對網絡科技熟悉的業內人士，他們亦為不同基督教機構提供有關方面的專業意見。除了專業意見外，用家的經驗也相當重要，故此第一天我們邀請了善於使用社交媒體連繫受眾的孔維樂傳道和林偉堃同學分享他們的經驗。第二天則邀請了陳龍斌教授和李駿康博士分享他們的網絡牧養經驗。

©2017 by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All Rights Reserved

神學反思當然是不可或缺的，陳韋安博士和任志強教授不論在神學和實踐上皆有其心得。陳韋安博士挑戰我們思考在網絡世界中誕生的「媒體—群體」，而任志強教授則讓我們注到「新書面文化」（文字與新興的圖像合流）在網絡世界中的興起。

最後關瑞文教授和葉菁華教授分別以「從牧養神學看教會新形勢」和「網絡媒體盛行下教會論的反思」為題作為大會的總結，帶領我們思考在網絡世界中怎樣理解牧養和教會。

盼望當日的與會者及各位讀者能夠藉此書重溫研討會的內容，從中得到啟發，亦在牧養工作中得著網絡的助力。是所至禱。

主僕

**王家輝**

教牧事工部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二零一七年八月

©2017 by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All Rights Reserved

主題演講

# 網絡與牧養



©2017 by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All Rights Reserved

## #we\_have\_iPhone #do\_we\_need\_eGod?

馮應謙

各位同工、學者、同事、牧師早安，首先多謝各位蒞臨。

談「網絡與牧養」，我完全比不上各位牧師；我惟一認識多點的是傳媒及青少年的相關研究。但今天想談的不是太學術的研討，而是我和青少年接觸的經驗以及過去跟青少年接觸的活動。作為學者，除了做學術的研習之外，我也想為我們未來做一些事，把所懂的知識應用之於社會，也是所謂knowledge transfer。因此，我這數年在社會推行了很多計劃，像一些以普通青少年或社區為對象的活動，另也有幫天主教區舉辦青少年活動，希望在此稍作分享。

今天定了個主題：#we have iPhone #do we need eGod? 我讓學生看看這題目是否很奇怪，結果他們說不夠奇怪。若你平常瀏覽Instagram或其他社交網絡媒體，便會發現現在青少的行為更奇怪。與其用「奇怪」這個形容詞，不如說「走得先進」更加貼切。今天探討的主題，就是我們這些從事青年工作的人的大腦如何可以有一個與青少年一樣的wavelength（「波長」）。我想我的情況較好，他們覺得我研究的流行文化題目不太老套。我也曾嘗試走近他們。作為一位天主教徒，我記得教宗John Paul也曾叫我們傳教；他說過類似以下一番話：青少年不過來不要緊，我們要走向他們。這個年代的運作，已非我們開一間教會、期望多些人參與，而是要主動走出去。我也是抱持這態度接觸青少年。

正如方才所言，我一直以來從事青少年研究，研究的範圍也很廣泛。不久前寫了一本書叫作《中國的青少年文化》，之前研究亞洲青少年文化都是做有關音樂、動漫的題材。我還寫了有關時尚、時裝的書。這些都是青少年所關注的事物。所以我進行研究的方法可能和很多人不同。譬如做中國青少年研究時，我會去網吧跟青少年一起打電玩，以瞭解他們的心態；研究音樂題材時，也會和他們一起參與演唱會。因此，當有人想在中文大學舉辦演唱會或青少年的樂隊表演時，會第一時間致電我們新聞與傳播學院，問我可否承辦表演。我們常在生活中更新對青

少年文化的認知；這些就是接觸青少年的一些方法。Pokémon Go是另一例子。教會也是「訓練場所」，也能找到「精靈」。Pokémon Go剛推出時我在加拿大，見到那邊的教會也頗歡迎玩家，包括青少年，像是說「青少年進來抓吧」。通過以青少年喜歡方式讓他們進入教會感受內部氛圍，實為一件好事。

也許大家都能接受Pokémon Go，但也有些不太為人接受的青少年文化。現時青少年動漫中最受歡迎的是「同人誌」。「同人誌」即是自己創作的角色，當中大部份都是BL（與同性戀有關）。如果大家都不接受、直接跟青少年說「不要看」，雙方基本上已沒話題可說。為了接受青少年的存在以及瞭解他們的需要，我盡量多接近他們，觀察他們的娛樂方式、上課方法有何不同：上課時，大部分人都會拿手機出來玩。我們現在都接受了這個現象。如果完全不准他們玩，那就不用上課了。

不少調查指出在這科技發達的資訊年代，青少年可能會對神或宗教不感興趣。美國有關青少年和宗教的關係的National Study，剛好得出相反的意見。該研究發現青少年並非對宗教不感興趣，只是他們在心靈上需要其他幫助——這和青少年「每天困在自己房間打電玩」的普遍印象截然不同。既然如此，我們是否該做些甚麼，讓他們的心靈得以解脫？既然他們接受宗教，我們又能否用他們的方法接近他們呢？

我經常幫政府做青少年的研究，這裏先談個簡單的主題——甚麼是「青少年問題」？大部份官員都說「這就是『青少年問題』」云云，到底「青少年問題」所謂何物？我們把他們所作出的一連串列為、所持的態度，當作是重要的社會問題——這意念本身已有問題。或許他們只不過是有自己的生活態度，故行為也顯得和我們不同。我們可否用另一個角度分析「青少年問題」呢？例如，無論在讀書、消費，還是房屋層面，不少社會人士都批評「這些青少年一開始就談要置業」，青少年有此種想法究竟是他們的問題，還社會的問題？成人有沒有想過青少年的「問題」實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當下香港青少年有許多特質，比較突出的有三個。第一是思想開放。這在他們的外表就可以呈現出來。譬如，許多人有紋身、鍊飾。而每年動漫節參加者的頭髮更是顏色各異。外表的摩登（modern）、酷

## ©2017 by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All Rights Reserved

(cool)，是否代表青少年內心反叛呢？未必。許多青少年內心是溫和(warm)的。其實，外表的開放或許從側面反映出他們對社會參與也持有開放態度。

我曾參與開展保安局禁毒基金資助的閃鑽計劃(Diamond Project)。該計劃設計了兩個網上虛擬偶像Diana和Edmond(兩個拼起來就叫Diamond)，他們與青少年的形象相仿，每天晚上和幾千位夜裡不喜睡覺的青少年透過手提電話的對話平臺(SMS)聊天、建立關係、處理即時危機及作出情緒支援，並在對話中作出評估及辨識高危或“懷疑有吸毒行為”的年青人，邀請他們參與現身活動或小組進行戒毒輔導及跟進。這兩位偶像背後是一個網絡系統，由一群專業社工、義工及過來人，主要是本身也不回家的年輕人組成。此外，計劃還附有大型活動如音樂會、塗鴉工作坊、廣播劇訓練班及街頭文化表演吸引年青人參加並進入對話平臺。計劃原意就是透過虛擬導師(Virtual Mentors)走進青少年的世界，介入他們的文化，進而在真實世界中與他們建立健康的關係。這比採用top-down(自上而下)的禁毒措施(例如，校園驗毒計劃)更有效地辨識和幫助高危或“被懷疑有吸毒行為”的青少年。

計劃完畢後，年輕義工們儘管沒有獲得報酬，但仍在電腦前和其他青少年聊天。由此可見，青少年很熱衷於服務，只要讓他們發揮所長，他們是願意參與的。青少年喜歡穿印有口號的T恤，譬如愛(love)、和平(peace)、關懷(care)、公義(justice)，這是他們認同的價值觀。我們不能只看到他們的外表而忽略其內心。

知易行難，特別是當青少年的開放衝擊到我們的價值觀時，我們又可否接受呢？有件事我不太認同，就是天主教叫人不可穿背心短褲回教會；如果我採用同一原則，我的學生會跑光的，因為夏天中文大學很熱，大部份女同學走進來都穿短褲，甚至穿背心。如果Summer School要求衣著謹慎，須穿長褲，我想參加者會流失一半。時代已經改變：年輕人穿短褲、短衣、背心，是否真的代表他們反叛或太開放？我們有時需作自我檢討，《聖經》教導我們不應以貌取人，那我們是否真的不憑外表看待青少年呢？

第二種青少年的特質是性格激進。近年越來越多青少年參與遊行示

威或反抗，不禁給人一激進（aggressive）的印象，換一個角度，其實我們可以他們的社會參與度提升，這不是好事嗎？我認為這類型的年輕人比那些天天在房間打電玩的年輕人或宅男更易相處。如果有一些社會發生的事情與他們秉持的價值觀相符時，他們很願意和我們一起去參與，以至改變社會。我們應思考如何藉他們的理念幫助社會。不要讓社會標籤阻礙年輕人發揮所長。美國社會時常標籤青少年人用沉迷上網、流浪街頭等，譬如說有75%無家可歸的青少年使用至少一個社交網絡，但事實上無論他們有沒有居所，幾乎每位青少年都花不少時間社交網絡，其實成人也會花大量時間上網玩電話。既然青少年常用社交網絡，又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何不利用他們喜歡的媒介鼓勵他們參與反映良好價值觀的活動呢？

第三種特質是青少年生活在e世代（e-generation）。他們應用科技的能力比成年人高，Facebook、WhatsApp、Snapchat等社交網絡的使用以及不同類型的手機應用（如打電玩、網上金融、行動定位，等等）已經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既然科技的影響力那麼大，我們應該善用它來向青少年傳遞資訊，輔助教學。譬如，我為自己的每一個班開設一個Facebook羣組，學生直接到羣組交功課，誰沒有交，大家都心中有數。如果功課是拍照片，就把作品上傳到羣組，讓大家評價，得到的分數就相對客觀。遇突發事情要取消某節課，也可以在羣組發通知，讓學生們及時收到。對於用社交媒體輔助教學，學生們都很受落。

由此可見，我們也可以善用年輕人喜歡的溝通工具傳遞聖經信息、推廣事奉。已有不同宗教團體推出應用程式，把當日的講道和所讀的經文放在程式裡，供會眾在手機查閱。越來越多國家的教會接受這種模式，譬如歐洲天主教教會，也開始接受會眾在聽道時用手機查閱經文，而不認為他們在玩手機。

面對e-generation的年輕人，我們也應該有e-generation的牧師，有虛擬教會（virtual church）。而當我們把互聯網、社交媒體當作溝通手段，就需要學習溝通技巧。我建議不同團體依循各自需要，尋找適當人手（例如社工）進行培訓。譬如教會在考慮建立Facebook帳戶時，可以與有經驗的教會、社交媒體專家交流，訓練一下。決定建立帳戶後，教

會同工便須為此負責，要具備基本的認知，而非純粹的隨波逐流；撰文也要保持正確的態度，真誠地表達價值觀。為了提升辦事效率，應該鼓勵團隊合作。每個機構都可推行所謂的social media training（社交媒體訓練），開放予願意參與其中的同事。當他們的使用技巧已純熟，又有興趣繼續，便會主動加入團隊。我常為政府部門提供訓練，每次會在早上教大家「試玩」Facebook，有興趣的人在下午便會認真地透過它辦事。

社交網絡幫助我們更快捷地接觸年輕人，與他們保持良好的友伴關係，但當他們有個人切身的需要時，面對面的溝通更加重要，更能幫助他們。

我察覺到倘若學生遇上學習、家庭等重大問題的時候，往往會在社交網絡失去蹤影——在WhatsApp、Facebook也找不到他們。這種情況下，我便會採用最原始的方法——打電話，約時間跟他們面對面接觸。曾經有位學生遇上問題，他也不願在社交網絡跟我聯絡，後來我們約在辦公室見面，他才真誠地把許多本來不敢談的事情說出來。

社交網絡有多種類型，有些較為公開，如Facebook，有些相對封閉，如WhatsApp。我現在會用Facebook等較mass（大眾）的方法，然而在專注處理個案時，也會花多些時間，像社工輔導那樣接觸他們。學生會欣賞老師花時間主動與眾多學生中的個體進行溝通，處理他們個人的所謂「小事」。同理，如果牧者也花時間和他們接觸，積極表達關心，他們也會喜歡。

除了掌握溝通方式，與青少年的溝通還要注重三個「I」。第一是Interaction。如果你要青少年維持一個身份，例如學生身份，或教會的某個身份，需要大量interaction。現在的年輕人太聰明，不需要我特意去教，他們就能從不斷的互動中學到知識。譬如，為了叫學生寫論文，以前我會說「只有A方法可以寫這篇論文」，現在變成「你按這個連結就可以找到A的東西」。可見，interaction 改變了學習模式。

第二個「I」是Immediacy。Interaction 要及時。有一次我問一位神父，如果有五位青少年同時到告解室告解怎麼辦？他說只好讓他們排隊。其實這樣會導致年輕人流失，俗點說就是「趕客」。能不能改善服



務，讓青少年及時告解呢？有一個網上遊戲叫Sim City，玩家可以在虛擬世界中做買賣、擔當不同角色。Sim Church 也可以採用這種概念，讓年輕人在網上與神父接觸、禱告。如果一定要等到星期天才去告解室懺悔，對於年輕人來說，等待太漫長了。

第三個「I」是Interdependence。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接觸青少年，便會有互相依賴的過程。例如，考慮到學生是學院的一部分，我們在宣傳某些活動時，會讓學生參與其中，一起推行該活動。傳統的自上而下的推廣方式往往不湊效。在推行教會事工方面，也應該讓年輕人參與。

問題在於我們要建立平臺，不一定是虛擬教會，可以用其它方法改善三個「I」所觸及的層面。例如，對基督教而言，《聖經》是很重要的，那如何讓他人更方便學習《聖經》裏的知識？是否只有「閱讀、討論」這種學習方式？我們要找出較為interactive（互動）的方法。外國有不少相關的非華語應用程式，但仍傾向單方面傳遞信息，例如查找《聖經》內某章節、歸納《聖經》部分內容等，還沒到interactive的階段。此外，儘管已有不少宗教團體使用社交媒體，但仍傾向把它作為one-way communication（單向溝通）的工具，用來發佈信息。其實，一個好的社交網絡不需要大量資訊，更重要的是通過資訊互享，與他人維持良好關係，建立互信。牧者天天宣教，硬要聽眾接受講道成效有限，但信徒一旦與牧師建立網絡、信任後，就會更相信牧師的說話。互聯網也大同小異：與朋友建立網絡，對將來宣教也有幫助。

以上談論了青少年的特質以及與他們溝通要注意的問題。總括而言有三點，第一就是青少年有突出的外表和行為。這讓大眾覺得他們很反叛、力求與眾不同，不會做別人叫他們做的事情——「Just don't do it」。作為家長的想必也能理解，叫孩子收拾碗筷，他回了聲「好！」便一溜煙跑了。這是大家需要接受的事實。第二是青少年某程度來說很aggressive，尤其是當某個價值觀觸動他們內心的時候。最後便是生活在e-generation的青少年要求快速、互動的回應，這種回應是對他們的一種care（關心），我們需要把關心即時傳遞予他們。我們可否依循這三方面去接觸青少年，利用新的科技幫助他們融入我們的體制？

我們都知道有哪些方法能提高青少年的社會融合和參與，比如在一系列社會運動、佔中、選舉中透過網絡mobilize（動員）年輕人。我們也知道要根據青少年接觸資訊的習慣傳遞宗教信息，比如上載《聖經》到互聯網，上傳宣教影片到YouTube，創建團契的WhatsApp群組，等等。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放下對青少年的懷疑態度，包容和接納他們。

過去許多政策的制定都有個前設，就是青少年的行為存在問題，需要我們幫助。例如，政府觀察到46%的上線青少年都在打電玩，於是在學校推行一個防止青少年「網癮」的計劃。另外，根據調查，有73%的青少年使用智慧電話，因此就有聲音呼籲要加強他們在瀏覽網絡時面對危險知識的警示，提醒他們在網上結識朋友需要謹慎、帶眼識人。又例如，香港大學的研究曾指出，逾一半的青少年在社交媒體相當活躍，於是就有人倡議找社工去所謂「幫助」他們，勸諭年輕人不要在社交網絡浪費太多時間。這些例子都說明我們判定青少年的行為是一種問題，需要自上而下地改變。這種思路需要改進，否則無法改善青少年工作。我們需要反省，自己能否嘗試接受年輕人的外表、行為和價值觀？能珍惜他們所重視的東西嗎（Can you value what they value）？他們的主張（例如環保、公平、民主，等等）可能是對的；我們又能否加以接納？

綜上所述，我們不應從所謂「青少年問題」或「特徵」的角度入手，而是採用他們的媒介（例如手機、社交媒體）接觸更多青少年、開展更好的宣傳工作，或在他們有需要時，主動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如果我們由始至終都覺得青少年與眾不同，社會與媒體便會普遍認定「現今青少年怎樣怎樣」（我叫學生不要這樣報導），兩個社羣之間的距離便會日趨遙遠，很難再re-connect（重新連繫）。作為教育工作者、基督徒或天主教徒，我們應視青少年為整體的一部分，協助他們再次與教會和社會聯繫。每次我籌辦有關青少年的活動，都會自我反省一遍：我有沒有跳出「我不是青少年」的框架、站在他們一方共同辦事？我有沒有真正理解他們，把他們納入研究之中？希望各位同工以及關心青少年的人們，都可以繼續有這種思維。

謝謝各位！

## 善用科技網絡傳福音

謝可儀\*

各位教牧、同工，大家好。先介紹一下自己，我在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當青年服務社工二十餘年，所以也常說自己與青年人有密切關係。雖然我本身為「X世代」，可是擁有「Y世代」的年輕心態。這樣的我已習慣把自己當成一名DJ，因此我完全歡迎大家待會一邊在手機搜尋資料，一邊聽我說話。我也想整個環節更為互動，所以希望大家能打破些教會的常規，坐着聽演講，但可即時做交流——我在做青少年工作中曾也叫青少年返教會，他們馬上就會挑戰我是否不能在教會內談話？我答道崇拜的時候確實不行。他們會反問：「其實我不明白為何你們現在不許說話；牧師講話時我有許多問題，馬上澄清不就好了？」其實早在2000年已提出這疑問，不過我相信這十餘年來都無甚變化。在座應該還沒有一所教會，能容許聽眾在牧師講道途中即時發問——這樣一來年輕人會想，乾脆不去好了。於是我改變方向叫他們參加團契，他們便馬上回應團契內的小組遊戲悶得透頂——要記住，這是2000年的對話，如今隨着科技的變化，整個世代已經不同。今天跟大家一起思考的議題已印於場刊上（內裏有QR code，可以把它拍下來）。內容如下：

對於「資訊科技影響人際關係」這課題，普遍在教會處境內的論述，傾向負面聲音較多（這是筆者的第一身感受）。藉此，處於當代，有種反思，我們真的要深層為自己素描（Scan）一下並問自己：“其實網絡科技所帶來的革命性的改變是什麼。”

今天提出五個思考：

1. 思考：是否「網絡科技」直線帶來人際關係疏離？直線帶來人對教會團體有離心？抑或以上的討論，只是為最不可觸碰、最深層次矛盾、最不可挑戰的「話題」作擋箭牌：就是「基督教」訊息的陳腔濫調，在教導生活實踐上是堅離地呢？”耶L”是我們在網絡上新名字。

\* 本文由第十屆週年牧養研討會之錄音整理成文稿，經講者修改後確認刊載。

## ©2017 by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All Rights Reserved

2. 思考：「網絡科技」的定位：如果只定位「網絡科技」為工具，是一個中性的工具的使用，那麼運用「好」工具，就是「人」的智慧，而溝通工具主要功能是盛載「訊息」。「訊息」內容這是極之重要了！新世代（信徒）運用的工具是怎麼？但就算有工具，作為訊息的建構才是關鍵，基督教強調是「訊息」，但核心訊息內容與生活融合度呢？我們的信仰的訊息似乎離不開一個魔咒「三幅被」。作一個 "Benchmarking" 的比較，為何100毛，毛記電視的粉絲專頁有超多個「Like」。
3. 思考：當大牧當道的時候，牧養者與被牧養的關係，世代之爭與交替。例如 大家覺得「寫信」是浪漫，而新世代沒有否認寫信是浪漫，但他們仍會選擇WhatsApp、Facebook(FB)、(IG)為表達情感，寫潮文講潮語。因為…他長大的環境就是使用這些工具用這種語言作溝通。如何真正在教會實踐跨代「真·共融」？
4. 思考：如何實踐（個人的印象/心魔）減少作批評這些「工具」，而是善用。低頭族，網絡上癮的指責，有時候難聽過粗口。
5. 正面思考：這些「工具」帶來的正面的人與人之間關係，促進傳福音的例子，如有，放大這些例子，重新學習及享受「新世代」的溝通。

我畢業於中文大學社工系，其後修讀新傳（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故中文大學於我來說相當有感情。好！開始入正題先，先給各位看看一幅圖片（圖1），是上司的朋友透過WhatsApp轉發給我的：「有圖有真相」，你們看了有甚麼感覺？會不會說：（不用



拍照，網上很容易找到)「對，正是如此！沒錯，現在的年輕人都是這樣的上癮！」—你們有沒有這種想法呢？前輩轉發時寫道：「當今的年輕人就是這樣，從事青年工作的人要加油！」但我第一眼看見這圖片時非常十分生氣，因為這比喻完全錯誤。我心境屬於「Y世代」，性格也相當熱血，因此稍後或許會反過來挑戰大家及自己，順道刺激各位思考。

為何會有部分人認同圖片上的喻意？也許是世代矛盾緣故，加上社會大眾近來常說青年人網絡成癮。為何大眾認為只顧看手機的「低頭族」是負面呢？所以要更新傳統教育 / 教導的方法。

大家又是否知道，手機內有部份的信息皆蘊藏許多有關潮流及最新的知識？有時候，我覺得現在的青年人很可憐；我不解為甚麼他們還要上學。比方說學習漢朝的歷史，只要在Google search「漢朝 漢武帝」便能馬上告訴你幾百年的歷史—他們認為完全不用上課只聽課文吧！

我也想問問大家怎樣看待這革命性的觀點：科技是否為我們帶來負面情況？這議題經常在教會內討論。正如馮教授所言，很多時候我們內心也在想，我們不斷談論有何有效方法或工具，然而問題並不在此，而是我們有否開放自身思維。究竟我們是否接納青年人（或自己）使用科技？手機等科技本身也是工具。你們每個人現在也該正使用手機吧。年輕人有一個特性（我們中年人暫時沒有），就是multi-tasking。他們能在同一時間處理著許多事情，打機、聽歌、睇IG、覆WhatsApp，但你卻不能，因此你會批評他們不專心：「你聽道時怎麼如此不專心？」實際上年輕人們有在聽著呀。現在教會還會放着《聖經》，但相信大家手機裏都已下載《聖經》的應用程式，用不着搬來搬去、勞苦弟兄姊妹提早把《聖經》放在座位；他們會說不用放就好了。這些可能算是形式上的例子，那當中最感到不舒服的是誰？也許就是我們。我在政府做過幾十場訓練（筆記不詳細談，只說些例子），分別是「當主管遇上八九十後」及「八九十後如何面對X世代及Baby-boomer（嬰兒潮）主管」的主題培訓。八九十後參加者常問我：「為甚麼主管們要把所有東西列印出來看？」—對不對？甚麼都要列印出來看、去批改。為何他們不能在Web上改呢？還有很多例子呀……“使用科技善用網絡”---無論是在工作抑或教會方面，這種想法對整個新世代而言，絕對是一股潮流、革命性的

©2017 by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All Rights Reserved

改變，至少在溝通方法上有所不同。所以，各代彼此增加了解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工具”本身的問題。例如：有Google Calendar排好教會活動好方便呀！

那我們的思維又準備好處理此事嗎？剛剛馮教授提到wavelength（「波長」）、波段的不同，所指的是心態與openness的差異。我工作了二十多年，觀察到不論科技如何轉變，青年人有一方面始終不變，那就是我與他們之間的關係。作為青年工作者、牧者，我看到年輕人不論透過甚麼途徑，都會相當珍惜我們雙方的關係，只要是真誠不批判。我們有否develop（發展）這段關係？關係能否在網上發展？我相信這課題一定要交給大家探討。而重點在於我們懂不懂得使用、願不願意接納這工具。

此外，年輕一代還會這樣說：「Apple，我們現在已經不玩Facebook。」可能現在仍用Facebook的正是在座各位，大家很開心把自己的照片上傳，可能覺得很IN，Right？那大家在使用Facebook的過程中，是否感到那種喜悅、恢復年輕的感覺呢？每當一個人「變年輕」，是必定會開心的。我不是說年老不好（年長是一種經驗資產），但一般來說人不會希望變老，而我們使用這工具時是特別感到快樂的，因為感到有活力。那從青年人的角度看，他們需要那種愉悅和豐富的人際關係：當這種科技能滿他們成長需要，他們怎不會使用呢？此為其一。

科技是否造成人與人之間疏落的關係？我不認為如此。大家看一下手機內有多少個WhatsApp羣組？少說也有二十個吧！團契一個、團契組長一個、教牧一個、朋友一個、小學同學一個、中學同學一個……數起來還真多。由此可見WhatsApp羣組聯繫了不少人，讓大家聚首討論“吹吹水”。不過為何我們總覺得不自在、感覺科技網絡仍比不上真人對話？相比使用網絡，我們可能較習慣透過自己的文字和說話溝通，但其實前者能幫助聯繫許多不認識的人。舉例說：我從事隱蔽青年服務十年，Pokémon Go的出現簡直是一大喜訊；想必大家也明白理由。我們能夠找出他們，而他們也能走出隱蔽空間、建立關係。科技網絡是一個工具，而人擁有使用工具的智慧－我們該如何定位？我們使用這工具時，當中的信息才是最重要的。說話包括文字/內容，聲線語調及身體語言，在社交網絡上的確實是單靠文字，但也有FB LIVE、LIVE CHAT等……

談到信息，我回教會二十多年，依然不太明白為甚麼說來說去都是差不多的信息內容呢？—有一個形容詞，請大家不要過於介意—就是「三幅被」（毫無新意）。我們看一下現在網上最感人的影片、圖像、信息，最多view全都會談及愛、關係、情感、社會公義，這全都是基督教核心宣揚的信息，但在教會內“處理”往往無法達到理想推廣的效果。相反，信仰以外的媒體卻表達得十分出息，最能感動人心（包括非信徒）。信息的教導是我們實踐的指引。我經常跟弟兄姊妹討論，假設大家返教會數多年，一年內只參與了七成的週日崇拜，就算當中只有五成時間是坐在禮拜堂內發白日夢，都起碼聽了五成信仰的真義吧！所以，不論怎樣你也一定會接收一個信息---就是在艱難的時刻，上帝一定會支持你，上帝總有預備最好的，對不對？這種“全能依靠”應是每位信徒都相信的，對不對？可是在祈禱會中，仍然會不斷重覆對生活上的懷疑，仍然在關心自己會怎樣又什麼等等事？（如：啊，我真怕明天丟了工作，待會失業也不知怎辦）當我假設教會所表達的信息非常清晰時，弟兄姊妹們理應能清楚如何倚靠上帝吧！為何說來說去都是「離地」的概念，最後就只是一個總結：祈禱。對！對青年人來說，祈禱是重要的操練，但祈禱以後又如何呢？他們不是不相信祈禱，而是他們覺得大家只為空口說白話，他們需要是信仰結合生活的實踐方法及技巧。重申，在這裏，我只是反映現況，無意冒犯。

再者，教會現階段宣揚的信息，往往脫離年輕人的實際生活情況，缺乏接軌的內容。如今基督徒在網上被稱作「耶L」，意指一些持過時思想的基督徒，所以，試想下……那青年人在自己朋友的圈子裏，又怎能告訴別人自己是很有活力、幹勁，又“潮”，但同時又會返教會呢？返教會不是不對，我希望指出的是如何讓年輕人覺得教會宣揚的信息是合時宜。我認為教會需要實踐的其中一點，便是跨代共融。達成此事並不容易，引述部份新一代年青信徒的說法：因為現在“大牧”當道，教會需要進一步從年輕人的需要出發，作好溝通。

我今天特意帶了這「2016最新潮語」（圖2）給大家認識認識。不少年輕人跟我說“大牧”很「方丈」，好難溝通----我經常思考這件事，人愈大愈難接受新意見？他們會認為牧師、執事很「方丈」呀！要好正經說話呀！再說便生氣了！諸如此類對教會管理層的印象----這樣看「方丈」的意思是小器。

©2017 by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All Rights Reserved

當牧師是方丈時……			
2016最新潮語			
Dickson	吹屎眼	吹水安	過大海
馬交	強國猿	笨然	女版689
張學友.jpg	燒山	RIP	ABC
蟲Can	侵侵	當奴侵	DQ
1999	梁38	議政時差	TGIF
PPAP	Three C Meeting	應機	薯片叔叔
劍弩拔張	雞，全部都係雞	左膠	鄺體
Goodest	I am the King	洪荒之力	心入面條蟲
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	UM9	離地	核心外圍
我覺得自己是零	寶實心裡苦，但寶實不說	好重要所以要講三次	姓梁的後裔
SAS	特事特辦	我爸是梁特	叫我梁特首
侮辱	李早	明張目膽	管理員
夜喇	魚蛋革命	隊bu池	唐Dick藏
關公災難	習大大	我見過！我真係見過！	真
偽毒	亞視永恆	有請小鳳姐	G
仙氣	周子瑜	黃安	一帶一路
Barcode 勤			

圖 2: 資料來源：時代潮語<http://hkdic.my-helper.com/>

參考「2016最新潮語」，近期最流行的，我還真要跟年輕人們學習：「Apple，你不要再『FF』了。」我心想：你在說啥？看，我們不知道他們說甚麼東西，那麼又如何達至溝通呢？（我並非挑戰你們）「FF」等於「Final Fantasy」，就是叫我別幻想太多。[緣由是我最近對楊岳橋頗有好感，跟同事說很想跟他拍照，故我的同事便跟我回了這句話。] 說回正題，大牧是「方丈」的現象確實需要我們反思：內含的權威性、裝作接納的過程，讓溝通障礙了。這世代，沒有權威，「你不能代表我」的思維普遍，年輕人能否坦誠在教會放心分享呢？大家是不是FB friend呢？我會在回應時段再舉些例子，歡迎大家一起討論。

總括來說，用盡科技傳好福音！



©2017 by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All Rights Reserved

教牧研討系列十：

**新・網中人 - 網絡與牧養**

督印人： 邢福增  
主編： 王家輝  
執行主編： 蕭凱文  
出版：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香港新界沙田  
電話：(852) 3943 6705  
傳真：(852) 2603 5224  
電子郵件：pastoral@cuhk.edu.hk  
網址：www.theology.cuhk.edu.hk  
設計、製作及承印： 穎生設計印刷公司

@2017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二零一七年九月初版

本書版權為崇基學院神學院所有(除作者列明持有版權外)。  
未經本院書面許可，不得以任何形式翻印，傳送或貯存本書之任何轉載。

國際索書號：978-962-7137-72-6

Pastoral Conference Series X:

**New people in the Internet Era**

Publisher: Fuk-Tsang YING  
Chief Editor: Ka-Fai WONG  
Editor: Hoi-Man SIU  
Publisher: Divinity School of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T., Hong Kong  
Tel: (852) 3943 6705  
Fax: (852) 2603 5224  
Email: pastoral@cuhk.edu.hk  
Website: www.theology.cuhk.edu.hk  
Designer/Printer: Phoenix Design & Printing Co.

First edition, September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Divinity School of Chung Chi College.

ISBN: 978-962-7137-72-6